

## 中坝南路

□蒋平霞

心窗  
片羽

骑行在中坝南路,从春天到夏天。

小区,中坝南路门牌号十位数。单位,中坝南路门牌号百位数。

季节渐深,绿意渐浓。风在摇它的叶子,草在结它的种子。鹅黄、浅绿、青翠,树叶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好了枝枝丫丫的填空题。人行道两边的枝叶偷偷在头顶上方牵起了手。鸡爪槭长出透明的红翅膀,我不由得挺直弯着的腰、弓着的背,用额头撞了一下它的绿手掌,独留它在枝头晃呀晃。

摇着清脆的车铃声,迎着渐渐浓密的光影,穿过层层叠叠的青绿,美好如斯。

“你也骑车呀!”扭头一看,原来是人淡如菊的夏老师。我的邻居,在广电台工作。听过她主持的读书节目,似静水流深,似空谷幽兰。真是有缘呢,有些人遇见了就觉得开心。

小城近年来外地牌照的车辆增多,中坝南路更是车来车往。现在不是汽车就是电动车,踩单车的很少。“骑行要戴盔,右拐要礼让,不翻越护栏,不越线停车……”循声望去,稚嫩的声音来自一位坐在奶奶电动车后座的小女孩,卡通头盔里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广播里循环播放的宣传语听得多了,有些规则耳濡目染,从小根植于心。

骑车上班,正常提前半个小时出发,不慌不忙。总感觉开车的时间要紧张一些,可那些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的又是怎样彬彬有礼的人呢?由人及己,等红绿灯的时候,会注意右手边空出,不堵着,方便右拐的行人。

辅路上,粉的花、红的果、绿的叶,光与影交错,明与暗变幻,安静又热闹,简单又丰富。匠心独具的设计、错落有致的绿植、叽叽喳喳的雀是幸福的主人。你方唱罢我登场,有名无名的花有序地执行着自然界的预算和规划。桃花、早樱、二月兰;海棠、玉兰、木香花;蔷薇、杜鹃、芍药花;“榴”光溢彩,繁花似锦。金丝桃蓄势待发,栀子、桂花也都排着队等着变戏法呢,十有八九会“超支”,开起来都不管不顾、泼泼洒洒的,定会香得你迈不开腿、挪不开眼。

多闻草木少识人,常守自在清静心。红绿灯路口的树叫乌桕树吗?冬天的时候结着棉质的山竹一样的果子,想摘一个下来尝尝。还有这五月路边开着米粒大小白花的树是小叶女贞还是小蜡呢?

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似下山的小猴子,磨磨蹭蹭、骑骑停停。咦,草也开花了,树也开花了,认识了不少新朋友。石楠开浩浩荡荡的白花,散发着一言难尽的鱼腥味;名字叫菊的也不都是秋天才开,小众的粉色绣线菊在五月的初夏开得热热烈烈。

有次加班回家晚了,圆月高悬,街道空旷,路灯下的三色堇像张开的笑脸,“金砖”关闭了幕墙的灯光,拍了张照片发朋友圈。超多留言说,真干净呀,有鲜花大道的感觉。自豪地回复:我们海安是全国卫生城市呢!

中坝南路是文艺的又是生活的,傍晚六七点的光景,这该死的人间烟火气哟,烤串、臭豆腐、油饼……滋滋冒着热气,弥漫着香味儿,勾得肚子里的馋虫咕咕叫。街边的小吃店里,人头攒动,热气腾腾。

这穿过街道的风是有味道的、有重量的、有颜色的、有声音的。抓一把风,剪一段光阴,放在车筐里,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像树木似的成熟,不勉强挤它的汁液,满怀信心地立在春日的风雨中,也不担心后边没有夏天到来。



田耕野趣

吴有涛

## “白面书生”蒋士清

□王振羽

芬芳  
一叶

今年高考结束,多人就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展开讨论,似乎孰有介事,很有点振振有词的味道;但就数学试卷,不少人也只能说出一个难字而已,至于说如何难?难在哪里?超纲否?大多语焉未详。这却使我想起一个当年在六朝松下读书时节同住文昌桥宿舍的一位校友来了。

在六朝松下读书的大一大二时期,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我们要学习高等数学,这对文科生而言,难度系数不低。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名叫蔡冠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她教得很认真,而我们不少同学听得、学得很吃力。还有一位姓赵的老师,小矮个,大大的脑门,头顶上的头发极为稀少,似乎是四川口音,人很敦实。在他看来极为简单的推理,我们却往往如坠云里雾里,他唯有摇头叹息,无计可施。后来,蔡冠华老师身体有恙,她的先生来代课,谁知道,这位代课教授水平很高而又能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令大家畏难情绪顿扫,似乎有点信心满满的样子了。他把自己所带的数力系的班级与我们这些文科生汇和在一起上课,自然也是节省精力,所谓上“大课”而已,但难度系数自然有所区分,文理科毕竟不同嘛。

他所带数力系的学生,有一人,面色有点苍白,身材稍矮,沉默寡言,总是坐在最后一排的教室角落里,但做题、反应都很敏锐、快捷,暂且称作“白面书生”。为何会对这位学生印象深刻?他与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啊。这就奇怪了,数力系的学生怎么会与文科班的学生住在一起呢?我们班有一学生来自常州,他入校后不久,经体检被认为有肝炎,就让他休学了。这样一来,就空出了一个床位。那个时候,学生宿舍都是八人一间,哪能允许床位空置闲废?很快就安排进来一位校友,这一校友就是数力系的这位“白面书生”,他就与我比邻而居、顶床而眠。且说这位数力系的教授在课堂上出神入化,令人叹服。我给他说他若能有机会到一些县中指导授课,会挽救多少视数学为拦路虎的文科考生啊!这位教授叫王文蔚,而他授课的数力系的这届学生,与我们最为熟悉的,也就是这位“白面书生”了。

我们进入大三,就把高等数学弃之一边了,再无去理会它的兴趣。这位“白面书生”对我们这些文科生经常关心议论的话题,也只是偶尔听听而已,并无多大兴致。有一次,他同一专业同一班级的一位同学来宿舍找他,不巧,他不在。他的这位赵姓同学有点自来熟,就与我闲扯了一会,方才知道,“白面书生”也是休学一年后插到他们班里的,家里经济

条件也很一般。王文蔚教授交代说,有空要与他多沟通交流一下,避免他过于孤单落寞。这样一说,我们觉得应该主动与“白面书生”多交流,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校友嘛。自此以后,只要他有兴趣,石头和我就会约他一起去上晚自习,或者前工院,或者中大院。在文昌桥宿舍的食堂有点吃腻了,就会一起相约去沙塘园宿舍食堂,饭后还会绕着四牌楼校区的新旧图书馆转上一两圈,聊天、闲扯。这时也才知道,他来自四川遂宁,也是经过一番很艰难的磨砺才考入东南大学的。

再后来,毕竟因为专业不同,大家各自忙碌,交流也就少了。少年荒唐,参加一些学生社团活动,诸如一些演讲比赛之类,还有一些所谓的竞选活动,而每一次,这位“白面书生”都来捧场,呐喊助威、鼓劲加油,令我颇为感慨。到了大四,即将毕业,人心惶惶。石头决心考研,报考人民大学的区域经济学。这一专业,对高等数学有一定要求。石头重新捡拾高等数学,向“白面书生”多有请教,而“白面书生”则总是不厌其烦,参与演算题目,特别认真而又尽心。

终于如愿以偿,石头的录取通知书来了,石头与“白面书生”,还有我,三个人在沙塘园宿舍的食堂弄了几瓶啤酒,喝得不亦乐乎。喝过之后,三人摇摇晃晃,沿着当年还是老虎桥监狱的高高围墙,还有进香河两边的云杉林,走了很久、很久,一向不大言语的这位“白面书生”,居然还唱起歌来,有点川江号子的味道,又有点川西民歌的神韵。大致是酒精的刺激,“白面书生”说起他家乡的名人来,如陈子昂、如张问陶,令我颇为错愕。他说,遂宁之名,来自东晋桓温,说是当年桓温,平定巴蜀,路经此地,自以为大功告成,平息战乱,遂得安宁,也就此取为地名,唤作遂宁。

离开六朝松后,大家各自星散,漂泊四方,彼此再无消息。十年前,毕业二十载的同学聚会,偶尔听闻,“白面书生”在家乡谋生,但身体不大好。前几天,学校校庆120周年,我到前工院去看建筑系赵军教授的画展,六朝松、大礼堂、梅庵、老图书馆,凡此种种,经过赵军教授的神奇画笔,这些萦绕在多少东大学子心头的古树、建筑,仿佛如梦幻一般,令人无限低回,感慨连连。也就想起这位再普通不过的校友、舍友“白面书生”来了,而他的名字,是无论如何不能确定下来。就在校园里反复询问,多方打听,终于弄清楚,他的名字叫蒋士清,学号是:07188120。

蒋士清同学,你一切都安好吧?

## 求学记

□曹伯高

祖父  
不识字  
父亲  
不识字  
某年正月的某一天  
父子二人  
几乎齐声对我说  
上学堂  
去识字  
那年我六岁  
个头刚比桌子高一点  
祖母用鸡蛋  
换了些糖块  
祖父花五分钱  
买了一整张红纸  
祖母心疼说  
莫怕,先认字角子  
祖父严肃说  
用心  
张先生可是坐过馆的  
初春的太阳  
艳得晃人眼睛  
低矮的教室里  
却不甚分明  
昏暗中  
胖胖的先生  
像一尊弥勒  
先领着我们喊几句  
那个年头的口号  
然后分发糖块  
教室里热闹得  
像热烘烘的夏天  
糖块  
是我求学的投名状  
先生接过  
祖父手里的红纸  
仔细地裁成  
一个个巴掌大的  
方块  
端坐着  
轻轻吁一口气  
研墨  
铺纸  
舔笔  
开笔吧  
先生不看我  
自言自语  
糖果的甜味  
与满屋的灰尘  
拉扯在一起  
教室里  
一下安静得出奇  
先生的大手  
很有力道  
拿捏着我的小手  
我成了笔仙  
一口气写下六个字:  
上  
中  
下  
天  
地  
人  
多年后我才懂  
先生的字  
是颜体